

抗日英雄小故事系列



张嘎子 王二小
王 濮 海 娃

杨 晨 编著
周东升 汪铮 主编

抗日英雄小故事系列



张嘎子 王二小

王濮 海娃

杨晨

编著

周东升 汪霖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二小、王濮、海娃、张嘎子 / 杨晨编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5.6

(抗日英雄小故事系列 / 周东升, 汪铮主编)

ISBN 978-7-5126-3668-2

I. ①王… II. ①杨… III. ①青少年—抗日斗争—革
命烈士—列传—中国—青少年读物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3999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9

字 数: 82千字

印 数: 3000

版 次: 2015年8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3668-2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白洋淀的小嘎子·····	001
第一节：嘎子出场·····	001
第二节：自己的枪，不给你们·····	004
第三节：石磊和纯刚·····	024
第四节：找到刘燕·····	034
第五节：一枪打死了胖翻译·····	037
第二章 放牛娃王二小·····	042
第一节：为什么会有战争·····	042
第二节：我是快乐的放牛娃·····	046
第三节：狼牙口村·····	050
第四节：鬼子来了·····	062
第五节：放牛娃王二小故事出版·····	073
第三章 光荣的王濮，永远的纪念·····	077
第一节：纪念碑下·····	077
第二节：纪念碑与毛毛虫·····	079

001

抗日英雄

王二小、张嘎子等四人

第三节：“野场惨案”前三天·····	081
第四节：“野场惨案”两年前·····	084
第五节：“野场惨案”前两天·····	097
第六节：“野场惨案”当天·····	099
第七节：不是故事的故事·····	102
第四章 海娃的故事·····	104
第一节：老奶奶的智慧·····	104
第二节：要聪明，更要努力·····	111
第三节：战争打破了宁静·····	117
第四节：海娃送信·····	120
第五节：海娃成了英雄·····	133

第一章 白洋淀的小嘎子

第一节 嘎子出场

“1937年呐，鬼子就进了中原，先打开卢沟桥，再打开山海关呐，那火车道就进了西川那嗨儿哟……”一个唱着歌儿，穿着白背心儿、破裤子、草鞋的小男孩，眼神可爱里带着狡黠，唱着歌儿穿过了田里。突然遥遥望见路上有人走来。他一闪而躲进稻田边的一丛灌木后面。此人围着白头巾，白褂子，黑色布鞋，背着一个简陋的包袱。男孩儿看到他，不禁咬牙切齿：

“纯刚，这个狗汉奸，他要去干什么？”一面偷偷跟上他。

戴白头巾的纯刚走过田野，转了几个弯，男孩一路从玉米地抄近路，差点把目标跟丢在芦苇荡里，然而终于还是在小路上，以迅雷之势堵在了纯刚面前。纯刚一见他，便松了口气，把拔出来的枪收了回去。

“嘎子，别闹了行不？”纯刚脸上全是无奈的表情。“你在县城说要打死我，我只是在县城里，另谋个出路而已。你呀，小孩子，小题大做。”

“你还有脸回来，呵呵。”叫嘎子的男孩绕着纯刚转了一圈，“还拿着枪。你唬谁呢！你现在打算去哪里？”

“去大队。”

“好呀，我这就绑你去！”男孩突然从身上掏出一根长长麻绳，要把纯刚的手缚住。纯刚大惊，奋力反抗。一阵混乱之后，他掏出枪来，对着男孩：“你不要再调皮捣蛋！”

“哼！”叫嘎子的男孩冷笑一声，跑了。

嘎子的自白

你还不认识我吧？我叫张嘎子，家住在白洋淀，嗨，我们家那一块，尽是芦苇荡。芦苇是我们拿来卖钱的东西。爷爷奶奶用芦苇编成最好的席子，筐子来卖钱。我爸爸妈妈都是编苇席的好手。可惜他们死得早。……他们死了，我是挺伤心的，但我有爷爷奶奶呀，有小伙伴们呀，我可以去找胖墩儿他们玩，他们也乐意跟我玩，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打架弄得一身泥，但是感情还是可好啦。我们去白洋淀里头拿大木桶当船划，抓白肚皮的鲫鱼、草鱼，摘清香清香的莲蓬，摸雪白雪白的藕。白洋淀的芦苇荡，高过大人们的头顶，苇花开了就是一望无垠白白的一片，风一吹像银白色的海浪。

你说，这么美的地方，大家要好好保护，对不对？尤其是这里是我的家乡，我绝不能让日本鬼子占领这个地方。我干嘛无缘无故这样说？因为，我已经唱这首歌给你听了呀“1937年那，鬼子就进了中原……”他们有多讨厌，你看看接下来要讲的龟田和斋藤两个人就明白了。他们是来芦苇荡这一片的鬼子头头，手

下有几千个兵。县城成了他们的地盘儿，吃喝嫖赌，无恶不作！

中国很穷，我们虽然靠物产丰富的白洋淀里的鱼虾和芦苇好歹吃上了饭，但是我们穿得很差，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家都一样。虽然穷，虽然被战争变得更穷，但是我们有志气打跑鬼子，让祖国重新变美。打跑鬼子靠谁？最可靠的，当然是八路军啦。他们很多时候不穿军装，打扮得跟老百姓一样，冷不丁来个袭击，鬼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死啦。他们喜欢用另外一个名字叫“游击队员”，在白洋淀里神出鬼没的。而且，他们有真枪，我也特别喜欢枪：“叭叭叭”几声就送敌人上西天了，带劲！

我的偶像叫罗金保，你不知道吧，他在白洋淀的八路军里头可有名啦。听了他的故事，我才知道有枪不算帅，枪法好才是真帅。罗金保是神枪手，敌人只要到了他的视野范围内，很少能有逃命的。找罗金保做师傅，那才叫真幸福。你认识他吗，把我介绍给他呗。我会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徒弟的。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跑鬼子，一想到他们会来抢粮食，做各种坏事，就觉得一定要实现我的梦想：拜罗金保为师，成为神枪手，拯救所有的人。

虽然现在达不到……但是谁能保证以后呢？

现在我能做到的应该就是跟经常上我家串门的八路军区队长老钟同志说说，他得同意啊。

第二节 自己的枪，不给你们

一年前。

“这玩意儿好……”叫嘎子的男孩兴奋地掂着手上的枪。“哎，胖墩儿，你说，咱啥时候有把真枪。啧啧，那才叫霸气呀。”脚上缠着绷带的一个干瘦小老头儿，坐在草席上，看着这两个男孩玩着他做的木头手枪，倒也觉得挺有意思，一直乐呵着。叫胖墩儿的胖男孩兴奋地直搓手，“嘎子，你说这个能打敌人吗？”把枪抢过来玩，也是翻来覆去的不肯罢手，瞄准嘎子“叭叭”，嘎子捂着脸“哎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朝后仰去。俩孩子哈哈大笑。

“老钟，这要是真枪，该多好！”嘎子意犹未尽。突然老钟对他们做出噤声的手势，神情凝固起来。

十天前老钟一条腿血肉模糊，被几个民兵叔叔抬进来。县里的医生给老钟缠了绷带和西药，

窗外，隔着很远，响起了真正的枪声。

“只可能是鬼子。”老钱说。嘎子奶奶焦急地站在门口，扶着拖着一条病腿就往后院走。嘎子说，“别怕，我带你出去，进了芦苇荡，鬼子就不容易找到了。”嘎子看到奶奶已经把老钟的包裹准备好，就说，“奶奶，咱们一起！”

“你们快走！”奶奶只是这么说。胖墩儿就跟嘎子一起扶

着老钟，从后院门出去了。

白茫茫的芦苇荡，一到夏天就尽情绽放。芦苇们都长着高高的个儿，手牵着手，仿佛要迎来一个不寻常的时刻。

她们困惑地听到枪声越来越近，又看见两个男孩儿扶着一个老头，钻了进来。芦苇们纷纷为他们让路。进了芦苇荡，嘎子如鱼得水般，带着老钱往前走。越走就越安全了。

殊不知这时日本兵已经到了他们家门口。奶奶就站在门后，没有惊慌。日本兵把门撞坏了，几个人冲上来抓住了嘎子奶奶。奶奶镇定地环视他们一眼。日本军官发出了冷笑。

“八路军军官，钟亮，有没有？”他操着一口生硬的中文，举起照片问。

奶奶看一眼照片，摇摇头。

两个日本兵使劲用靴头踢奶奶膝盖，奶奶膝盖一阵剧痛，双膝跪在地上。

“还是……不知道？”日本军官意味深长地问一句。

奶奶又摇摇头。

这时，“啪！”一个日本军官朝天放了枪。奶奶一惊：那正是芦苇荡的方向。军官笑了，两撇小胡子上扬，“哈哈，他们逃去了芦苇荡。”

他潇洒地挥挥手，一枪响，嘎子的奶奶倒在了血泊里。

嘎子并不清楚一大波鬼子正在靠近了，虽然他已经几乎是

全速前进，可是如果他知道，就没有闲心让胖墩儿摘下路边的一把长得很好看的菱角。

走到芦苇荡深处，嘎子还是会很陌生；好在边缘的地形他都十二分熟悉，除了把老钟背过一条小河有些费力气之外，不需怎么七拐八折，他们赶在鬼子和鬼子的狼狗到来之前出了庄。

剩下的路，老钟坚持要拄拐自己走，嘎子惦记奶奶，也就想着赶回来。胖墩拿不准跟着谁，最后说“唉，我还是去找师傅胡半疯吧。”三人就散了。

老钟一瘸一拐刚走上路，几个守在马路边的鬼子便扑倒了他。怎奈老钟英勇，还是被五花大绑，抓上车去。按长官吩咐，几名日本兵分毫不敢耽误，直接把他送回城，押进地牢里。

钻进芦苇荡，嘎子只想着快快回，芦苇深又密，拨开它们比来时更困难，这些芦苇仿佛在阻挡他，说“嘎子快出庄，这里危险啊！”但是一心想回家的嘎子只顾往前。

走了一步，听到四周“咯咯”几声响，嘎子愣住了。

一个人朝他走来，嘎子想也不想，果断用力出拳。拳头被人捏住。那人拨开茅草，只见他是典型的日本军官装束，两撇小胡子，土黄色“九八式”军服，嘎子又果断出脚，这回军官握着他拳头一转，几乎把嘎子翻了个个儿，几名日本兵一拥而上，把嘎子手绑了起来。

“小孩，”带小胡子的军官问，“你叫什么名字？”

“哟，会说人话，”嘎子兴奋起来，全然不顾军官脸色变得难看，“我叫嘎子，嘿嘿。”

“你家门口，是不是有棵大的，洋槐树，你家院子里，是不是有一棵，枣树，有个石头的，磨。大大的。”军官连说带比画，看着很弱智。嘎子直乐。

“……”嘎子突然不笑了。日本人知道自己家怎么样，肯定是去过了。那么奶奶……他突然歇斯底里起来：“你们还我奶奶，还我奶奶！你们这群乌龟王八蛋，把我奶奶怎么了！你们王八蛋……”嘎子哭得直抽噎，脸都憋红了。

用枪指着嘎子的日本兵上来用军靴给了他结结实实两下子，嘎子咳起来，弯下腰，脸憋得通红。

“哦，原来那是你奶奶。多亏了她，我们才知道你可能在这。不过我们可以不杀你。”军官掏出一块手帕，怜悯地在嘎子脸上擦一擦，嘎子拼命晃头，“我们从不滥杀无辜。只有那些帮助共匪和八路的人，才是该死。你想死吗？”

嘎子抬头望着他，不说话。仇恨占据了他的内心。可是现在自己也被他们杀死，奶奶的仇就报不了了。嘎子让自己冷静，再冷静。在他想要冲口吐出一口唾沫在这个军官脸上的时候，他或许可以做点别的什么。

“看出来，你并不想死。”军官给自己找了个台阶，“那么好，你，给我们带队到‘鬼不灵’去，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吧。”

鬼不灵，八路军的驻扎地。怎么可以带他们去那里？嘎子突然心生一计。“好，”他说，“可你们得给我松绑咯，我不喜欢这样走路。你们要是不放心，我走最前边。”

军官优雅地点头表示对嘎子如此配合的感激。队伍出发了，然而不是去“鬼不灵”，而是朝芦苇荡的深处。

嘎子要把他们带进芦苇的海。虽然那儿自己也不是很熟，但是入了水，就说不定了。

军官觉得这片有些潮湿，觉得不对劲时，嘎子便不等他问就解释道，“这一片低洼地，比较湿，大概走一刻钟就过去了，然后就是一条去‘鬼不灵’的小路。”再往前，走着走着，突然“扑通”一声，嘎子往旁边一跳就没了人。顿时日军一梭子弹“哒哒哒哒”，射进他跳的芦苇里。拨开一看，原来他们就走在一处湖边。子弹破坏了湖面的宁静，嘎子潜下水底，游得远了，在密密的芦苇中小心地冒出脑袋，仰头呼吸；然后他继续游，一直到安全的地方。

鬼子们浪费了许多子弹后，发现湖面恢复了宁静。军官摆摆手说撤，哪里轻易撤得出去？只能无头苍蝇般乱转到天黑才发现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小路。他们够幸运，这条路是平时摸藕的人留下的，一直通到村外。日本兵们出去之后因为天已黑，怕八路军偷袭便不敢久留，直接回了城里。

嘎子回到家中，对着奶奶的尸体痛哭，邻居纹银老汉过来，



说嘎子再伤心也别不吃饭啊，拿了些东西来给嘎子吃。厢房里放着奶奶给自己打的棺材，以前爸爸还嫌不吉利，奶奶总说，不能多给你们添麻烦啊。现在，这口棺材派上用场了。两个人把奶奶尸体扛出去埋在一棵松树下。嘎子心里说：奶奶，我一定给您报这个仇！

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这个杀亲之仇到底怎么报，仿佛只有一个答案：拿一把枪，找到今天的日本军官，一个子儿过去让他脑袋开花。嘎子和纹银静静地在松树下坐着。嘎子问纹银：

“你说，罗金保现在在什么地方？会不会在八路军指挥部里？”

“在‘鬼不灵’？不，他在县城里。这段日子，他总是神出

鬼没。”

“我明天早上就去县城找他，要他教我打鬼子。我还要弄到一把真枪！”

“不行，不让你去。”纹银慌了，坐了起来，“你不知道龟田率领的大队开着坦克，随时可能到‘鬼不灵’去，也随时可能到村里来？他到村子里来，顶多缴点粮，我们不出什么事儿就是安全的；去‘鬼不灵’，那就是要打仗了，到时候枪炮子弹满天飞，你一个娃娃，一下子出事了，我怎么跟你奶奶交代？日本兵抓过你，他们认得你，一见到直接开枪崩了你，去县城，死路一条！”

“我——必——须——要——去！”张嘎说得斩钉截铁、咬牙切齿。

“你屋头大人都不在了，我得管起你来，一下子被鬼子打死了，我怎么跟你爹娘，你奶奶交代？你想去，老子打断你的腿！”

纹银老汉说这些话都出自他那朴素的好心，他平日里也确实把嘎子当亲娃儿对待。但是嘎子决心已定。两人回屋后，嘎子装着气愤愤的样子，睡着了。纹银老爹不放心就睡在他旁边床上。看着嘎子有了鼾声，自己才放心入睡。

第二天一早，纹银老汉起了身，发现自己手被绑住了。这是咋回事？再一看，嘎子床上早空着了。老汉重重地叹了口气。



这嘎子，决定了的事情，劝也劝不住！

那边儿嘎子刚刚钻出了芦苇荡，过水里顺手摸了一截生藕来啃，他得意地想，我要出庄去，谁也拦不住。今天一大早，天气是晴的，嘎子的新世界还在等着他。

进了县城，看到有卖驴肉火烧，嘎子就可耻地流口水了。一摸兜里，哎呀，早知道该从纹银身上摸点钱带走。既然没钱，那爷要么不吃，要么吃最好的！嘎子本着“一不做，二不休”的态度，在街上乱逛。

突然，一块“集贤居”的牌子吸引住了他。嗨，好大的饭庄！看着就高档。嘎子拿出平生最大爷的范儿，迈着八字步进了店内，喊道：“小二！”

集贤居的主人佟老板可犯了难，一个破衣烂衫的小屁孩进

来喊上菜，用脚趾头想就知道是要吃霸王餐。可是现在时局到底跟以前不一样，现在中国太乱了，日本鬼子进来了，汉奸特务满城跑，谁知道这个孩子又是什么来头？小二也疑惑，看佟老板指示。最终佟老板本着和气做生意避免麻烦的原则，挥挥手让他去。

小二拿来了菜单。嘎子好歹识了几个字，照着念：“京酱肉丝、芦花鸡、小白龙过江。对了再来个红烧肘子。”说完一拍桌。因为他记得有大人这么做过。

“得嘞！”小二去了。

很快，桌上堆满了鸡骨头和残渣，嘎子肚子都撑了起来，在椅子上使劲儿往后伸展，发出一个又长又美的“嗝儿——”

“一共四块大洋。”佟老板不客气地站到他旁边来。

嘎子眼珠便转了一转。

“您倒是付钱哪。”佟掌柜一副“我知道你就是欠扁”的表情，慢条斯理地说。

“我——没——钱——”嘎子表面潇洒，实际上紧张地看着佟掌柜。

佟掌柜招招手，几个伙计围了上来，抹布在手里打一个转，又往肩上一甩。

别以为嘎子光是吃，他早就想好招啦。电火石光间，往桌下一窜，猫身一溜出了包围圈。接着就往楼上奔去，消失在拐